

后赵开国皇帝石勒 是榆社人

(上接第8版)榆社县在历史上曾长期名为武乡县,石勒称帝后回到家乡,以汉高祖自比,对乡民说:“武乡,吾之丰沛”,他把自己的故乡武乡,比作刘邦的故乡丰沛县丰邑,从此这里有了“榆社”(高祖故乡的里社名粉榆社)的别称,榆社县的命名即源于此,但是当时只是武乡的一个地名别称,并没有置县。隋朝置榆社县,将“榆社城”确定为治所,同时按照当时治所的名称也即所治县名称的惯例,将县名称为“榆社”。

榆社县与石勒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许多村村寨寨的命名,都与石勒有关联,社城、彰修、石源、石会、刘王后、王金庄、上城南、下城南、北寨、南寨、仰天、曲礼、赵王、青峪、皋村、堡下、马岭等一串串村庄名称,都被历史烙上无法抹去的印记。

石勒殡天后,归葬乡里,北寨乡赵王村现存石勒墓葬,墓不封不树,符合他的性格,也和他临终遗愿一致:家乡“吾之丰沛,万岁之后,魂当归之”。也和他死后的史籍记载一致“夜瘞山谷,莫知其所”。榆社城是“帝王的里社”,它是纪念炎帝榆罔的,它是纪念后赵开国皇帝石勒的,与帝王有关。榆社之名,与中国古代社会两个帝王有关,蕴义深远。

榆社的民间风俗里浸染着石勒或后赵遗风,直到现在有些村野山庄的人,仍然保留着羯人“高鼻深目黄须”等遗传基因,有着豪爽粗犷,但又不乏聪慧的性格特色,本地的方言和风俗习惯也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。

在十六国乱世之时,石勒后赵王朝的短暂统一中国北方大半,他劝课农桑,重视办学,笃信佛法,启用高僧佛图澄,广建寺庙,大兴佛法,成为佛教在历史上真正兴盛的转折点。据记载,佛图澄在石勒及其后赵王国的扶持下,四处弘扬佛法,广收信徒,“所经州郡,建立佛寺,共893所”。而作为石勒故里

的古榆社更甚,不但有众多高僧在这里讲经说法,还在山川村野建立了众多寺庙,即所谓“山山有寺,村村有佛”。而今天,当年众多的佛教遗迹依然熠熠闪光,为人赞叹。

草莽英雄石勒已离我们远去,他丰富的一生给世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。清代文人张其信的《赵王村石勒墓》道出了其中的豪迈与悲壮:

寂寞荒坟列远皋,
临风酌酒吊英豪。
丈夫行事轻曹马,
桑梓多情学汉高。
逐鹿漫夸光武比,
得人时念右侯劳。
汉书读罢增惆怅,
成败能知愧我曹。
山村古庙剩荒凉,
丰沛流连意未忘。
石虎养成终失计,
金牛未造霸偏方。
虚埋文物传疑冢,
建筑纵横自武乡。
千载北原山下路,
犹疑铁骑趣严装。

两晋和后赵时的武乡县属上党郡统辖,后赵石勒做了皇帝时设的武乡郡,治所均在今天的榆社县社城村。武乡郡辖武乡县、涅县和沾县。据此,《晋书》所述:“上党武乡”,只能存在于两晋至后赵之前,其地是今天的榆社县境全部与和顺县、武乡县一小部分,其中心是在榆社县,治所在今天的榆社县社城村。故而依据《晋书》石勒为“上党武乡羯人”的记载,我们认为石勒是榆社县人,这是真实而有依据的。

小城春秋,无古不今。历史是生命发展的必要条件,而文化则是历史造就的产物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铭记其中的坎坷与辉煌,是我们对过去的最好致敬。

资料来源:《晋中历史文化散论》《长天数云录》(陈瑞著)

